

岭南杂文选

续编

广东作协杂文创作委员会

甲戌仲秋
唯兄翁并题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序

陈国凯

广东省作协杂文创作委员会前几年出版了一本《岭南杂文选》。那是一本高质量的书。出版之后，广获好评。据云，资深的杂文家林放先生当年读了此书，甚至发出了“文运南移”的感慨。此说也许言之过重。但此书的分量已足见一斑。用时下流行的话，《岭南杂文选》当属“精品”无疑。

何为“精品”？众说纷纭。依我愚见，举凡文格高标，不媚俗欺世，读来有益于世道人心，有助于增长学识，能令人振聋发聩者，即可视为“精品”。并非一定要长篇大著或得了这个奖那个奖才叫精品。有些长篇不如短作的事，我们见得还少么？

现在杂文创作委员会又编了一本《岭南杂文选续编》。精选六十多位作者二百多篇作品。洋洋大气，蔚为壮观。

广东的杂文在我国是有地位的。本集中，老一辈作家如秦牧、吴有恒、黄秋耘；稍晚的如章明、李汝伦、老烈、苏晨、司马玉常……等等，都是创作上自成一格的文界名流。他们经营其它文体的同时，涉笔杂文，观人论世，微言大义，笔锋锐健，写下了一篇篇发人深思催人警醒的佳作。从編集的情况看，广东的杂文界已经是“五代同堂”。有一批老作家为中坚，带动着一批中青年作家，就有了这壮观的一群，有了这洋洋大观的选本。这是值得广东文坛引为自豪的。本集中，还收进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几篇杂文。冰兄先生文笔老辣，加盟杂文，自然又增添了新的景致。

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大潮层波迭替，新风扑面，万象更新。

但大潮涌来之时，难免鱼龙混杂，沉渣泛起。广东的杂文家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既讴歌新时期的丰功大业，新风新景；也鞭挞社会上不正之风，沆瀣之气。这些慷慨之声，浩然之气，代表着社会的良知尊严。他们像社会的清道夫，清扫着精神世界中的垃圾，维护着人们精神家园的洁净和尊严。这是文坛上庄严地行进着的一群，可敬的一群。绝非当今文坛被人吹捧着的“小女人”、“小男人”之类可比。改革开放越深入进行，社会的众生相会越来越复杂，更需要我们杂文家去激浊扬清，正本清源。杂文的天地广阔得很，杂文家任重道远。

在广东作协几个委员会中，杂文创作委员会是比较活跃、组织创作比较出色的一个。文坛常有“务名者多，求实者少”的垢病。杂文委员会却是实实在在干事的。章明先生、江励夫先生等为组织广东杂文创作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近，他们在筹集经费，开展活动，出版文选等方面又有新的进展。希望他们以此为发端，逐步过渡到广东杂文年选年编，为繁荣我省的文学事业作出更出色的贡献。

是为序。

1996年1月12日于深圳

目 录

序	陈国凯 (1)
后广州赋	吴有恒 (1)
不准讲话记	吴有恒 (3)
津门怀旧	黄秋耘 (5)
焚书记	黄秋耘 (9)
春秋佳日	黄秋耘 (11)
谈“社会旋风”	秦 牧 (13)
哲人的爱	秦 牧 (17)
青史留芳究是谁	秦 牧 (20)
低徊寻思话老年	秦 牧 (24)
谈“布狗”	章 明 (29)
论“伊鞋”	章 明 (32)
说“齐宫”	章 明 (35)
开会不要开死人	张汉青 (37)
潇洒“走”一回	老 烈 (39)
半边天的“天倾西北”	李汝伦 (42)
奴才新解	李汝伦 (49)
谈智囊	曾敏之 (56)

论言与行·····	舜 之 (58)
花钱买“英才”及其他·····	舜 之 (61)
“我没有准备讲话”·····	韩 英 (63)
为下台祝贺·····	韩 英 (64)
官话·····	李 晴 (66)
“国癌”·····	李 晴 (69)
阿 Q 阔起来之后·····	李 晴 (71)
茶凉茶热·····	苏 晨 (74)
呼吁，以八十三条生命的名义·····	何 龙 (78)
如此当“名人”·····	安文江 (81)
唱支开会歌·····	廖陵儿 (83)
话说温、良、恭、俭、让·····	杨光治 (85)
劝君不用镌顽石·····	罗青山 (89)
何妨先扫门前雪·····	罗青山 (91)
水库的异化·····	江励夫 (93)
假如这是真的·····	江励夫 (96)
说真话何以成新闻·····	江励夫 (99)
治“愚”方略·····	蔡运桂 (102)
盖棺未必论定·····	高 风 (104)
人不知而愠而讨·····	召 耳 (106)
戒奢·····	林 超 (108)
戏谈“大棒”·····	林 超 (110)
庸者多福·····	柳 嘉 (113)
恋旧·····	柳 嘉 (115)
学着点，老弟·····	西中扬 (118)
重话《华容道》·····	姚燕永 (120)
说休夫·····	陈安先 (123)
新“杭育派”·····	赖海晏 (126)

“○”的探秘.....	柯 夫 (128)
鬼·神·人	柯 夫 (131)
并非大斗小斗	徐 列 (135)
陆文婷会去“炒更”吗?	徐 列 (138)
母亲的遗产	郭光豹 (140)
他日相逢为君下	郭光豹 (143)
俏把春来报	蔡常维 (146)
为何要喝“自来水”?	孙丽生 (149)
从“帝王”复活说起	曹思彬 (151)
华威先生没有死	王进江 (153)
新官上任与叔向贺贫	蔡育川 (157)
连结城市文明的彩带	卢绍武 (160)
中国需要哲学家	吴有恒 (162)
矫枉必须过正么?	吴有恒 (164)
话说一分为三	吴有恒 (166)
预立遗嘱放言	廖冰兄 (168)
我为什么自命“八折真人”	廖冰兄 (171)
谈浮名	曾敏之 (173)
谈逆境	曾敏之 (177)
有眼如盲	李汝伦 (179)
“不朽”	李 晴 (183)
拜拜! 夏时制	微 音 (185)
我也被愚弄了!	微 音 (187)
阿凡提的遗嘱	韩 英 (189)
树丫上的石头	韩 英 (191)
该打不打也不对	安文江 (193)
恭维也流行	何 龙 (196)
钱魔	林 超 (199)

孙悟空，你真傻！	柯 夫 (202)
“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	郭光豹 (204)
我们现在怎样过年	朱子庆 (207)
中规中矩惯了	姚玳玫 (210)
从《菜根谈》说起	黄 虹 (213)
发财，为了什么？	黄 虹 (216)
看螃蟹与吃螃蟹	卢绍武 (218)
“老板意识”	周其若 (220)
“回心石”小记	蔡常维 (222)
麻雀、苍蝇的功过是非	刘百粤 (225)
论睁眼看新世界	李 翰 (228)
郑子产的经验和施坦纳的总结	李 翰 (230)
新时代的闹剧	李 翰 (233)
因言废人与因人废言	丘 帆 (237)
优点异化是缺点	陈锡忠 (240)
女足冲击波	姚燕永 (242)
“忍”的疑惑	姚燕永 (244)
自视	司马玉常 (246)
“最后一个傻仔”	司马玉常 (249)
走向真善美	张汉青 (253)
机关算尽太聪明	秦 牧 (255)
迟开早开都是花	紫 风 (259)
姓“社”姓“资”与姓“左”	高 风 (263)
向“百一级”看齐	老 烈 (266)
堵塞莫如疏导	老 烈 (268)
似曾相识“又”飞来	老 烈 (271)
我的一分钟老总梦	章 采 (274)
“阉”法种种	何 芷 (276)

姓“社”乎？姓“资”乎？	杨 群 (278)
等外品和工农兵“学”商	李汝伦 (281)
娃娃学问	苏 晨 (285)
“蒋介石”做广告之类	江励夫 (288)
“上帝”的心思	肖 麟 (291)
从趁火打劫到趁喜打劫之类	杨光治 (293)
走出“光临剪彩”的误区	丘 帆 (296)
“洋货”的怪圈	丘 帆 (298)
谁与宽些尺度	严承章 (301)
名牌与民牌	叶 盛 (304)
奖项的忧思	周其若 (306)
高尔夫球好玩？	陈绍伟 (309)
老舍买画逸事	黄秋耘 (312)
木棉花开	黄秋耘 (314)
“朦胧新闻”	章 明 (316)
最辛辣的讽刺	何 芷 (319)
文学的按质议价杂议	李汝伦 (321)
读《版权奇谭》有感	蔡运桂 (326)
马克思说的和马克思抄的	江励夫 (328)
新闻种种	何 龙 (331)
换取生民一片心	杨 群 (335)
元旦读报有感	安文江 (338)
“破格”与“定岗”	安文江 (340)
编辑的眼力和精神病患者的诗	骆锦辉 (343)
听民谣而知得失	骆锦辉 (345)
莫做文坛“烟花女子”	刘百粤 (348)
捐还是不捐	廖陵儿 (350)
对繁荣经济杂文的几点看法	李 翰 (352)

范仲淹的人生格言	蔡常维 (356)
何时才能找到她	王进江 (359)
贫穷出不了贵族	陈小文 (361)
留心点, 孩子	西中扬 (364)
文学“发高烧”	郑心伶 (366)
魂兮归来	郑心伶 (368)
说“长”道“短”	郑心伶 (371)
阳刚之气不可少	南 雁 (373)
捞家的哲学	朱子庆 (376)
花钱买批评	朱子庆 (378)
“镀金”时代	朱子庆 (380)
似曾相识“旧”镜头	何百源 (383)
“文化更多”说	司马玉常 (386)
读书与老婆	司马玉常 (390)
读两位教授的著作清单有感	张汉青 (394)
室雅何须大	高 风 (397)
人间要好诗	高 风 (401)
可贵者胆	老 烈 (404)
杨贵妃的袜子	田东江 (409)
讲“文化”的时代	田东江 (411)
拒绝金庸	鄢烈山 (413)
哪朝哪代《纤夫的爱》	鄢烈山 (416)
从“小芳”想到美国大兵	鄢烈山 (418)
罗汉怨观音	廖冰兄 (420)
哀鱼变蛙	苏 晨 (422)
看看这些“小李子”	章 采 (425)
重金钱与重人情优劣谈	章 采 (427)
“党票”怎么卖得	章 采 (429)

体检与品检	蔡运桂 (431)
有感于黄金宴和翊王席	杨光治 (433)
“不服不行”	杨 群 (437)
“不可思议”思议	安文江 (440)
蒙尘有感	何 芷 (442)
新“方程式”解	柳 嘉 (444)
扬清伐腐	赖海晏 (446)
高处不头昏	南 雁 (449)
有感于“包公”也要钱	南 雁 (451)
不妨蹲蹲公厕	南 雁 (453)
如此“有偿服务”	骆锦辉 (455)
如果姓杨的市长不嫖娼	陈安先 (457)
“一鸣惊人”的曾利华	曹思彬 (459)
“只拉弓，不放箭”	孙丽生 (461)
从香港“金牌司仪”之死谈起	卢绍武 (463)
“贪”吃太阳种种	卢绍武 (465)
论“惩戒”	王进江 (467)
假祸猛于虎	王 选 (469)
马路上也要反腐败	微 音 (472)
“爱我长城”就要打假	微 音 (474)
禹作敏案的思考	陈绍伟 (476)
不识好歹的颜跃明	鄢烈山 (479)
后 记	江励夫 (482)

后 广 州 赋

吴有恒

有人讲，要在内地造几个香港。

好设想！是战略思想！

再过四年，我国就收回香港。一国两制，广州行社会主义，香港行资本主义。两座大城市，并立于南中国的海岸上。于是广州人紧张，又要迎接香港之回归，又要经济腾飞，后来居上，把广州造成个香港。原来，广州要赶超亚洲四小龙，其目标也即是赶超香港，现在，香港仍在毗邻，却遥遥在望，你越往前冲，它越往前闯，不让你追得上。于是广州人高喊：“凄凉！顶硬上！追香港！学香港！”于是老奶奶听了叹气曰：“哎呀！冤枉！细细养到大，怎么去追香港学香港？香港是资本主义地方……”答之曰：“是中国地方，是发达地方。广州要富起来，就是要造成为第二个香港。改革开放就是解放生产力。”“哦，原来这样。”

于是男女老幼，群策群力，追香港学香港，若干年后，广州同香港一样富，兴旺非常，非常兴旺。于是广州完全变样。

于是人们只有从一些古老歌，才想起旧时的广州形象。歌曰：

广州有间鱼肉铺咧兄哥！

买条鱼脊共哥你打边炉嘞。

或唱更古老的：

三百六银做场大戏咧姊妹！
船头拉箱船尾扯旗嘞。

这都是未来的事。预言之，如此。

1993年8月18日

不准讲话记

吴有恒

“文革”之祸，我曾与原中南局、广东省委领导干部 10 余人同系一狱。狱在广东省乐昌县某处，看管甚严，各住单间，分别被隔离，禁止接触交谈，只是被管押着去劳动时，或可以讲一两句话，但只限于劳动中用语，不准言及其他。

一日，管押着去劳动。管押者宣布：“开始劳动！”原中南局书记金明应声说：“开始劳动。”挥锄锄地，继续说：“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财富。”挖一锄，说一句。原中南局常委李尔重在旁，他补充说：“不是所有的劳动都能创造财富。有效的劳动创造财富，无效的劳动不创造财富。”管押者大声喝斥：“不准讲话！”李尔重默然。其他的人，也不敢再讲话。那时，我们所在的这整个监狱，总共只关着我们这 10 余人，每人有一个专案组专管，各个专案组又联合为一个大组，有人总管。喝叫不准讲话的，是一位副总管，我们只能绝对地服从他的话。

听金明和李尔重的言语，我觉得有意思，正拟插话，忽被专我们政者一喝，才愕然惊觉，把话煞住。我赞成李尔重，他懂得经济学。有效的劳动产生财富，无效的劳动不产生财富，这话聪明，切中时弊。自“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来，我们的无效劳动多极了。它不产生财富，反而导致民穷财尽。李尔重可能是有感而发的吧？可怜他立即就遭到斥叱。那些人，要我们劳动，原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顾逼我们去流大汗吃大苦，逼我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他们就大功告成，完成任务了。所

以，那喝斥李尔重的人，其实根本就不注意你讲什么有效劳动，无效劳动。他的原则很简单，只是不准你讲话。

我因此而苦闷。李尔重说的是有关经济学的根本性问题，不准他讲，这是愚蠢的。我们这些老人，本来不愚蠢，我们曾打倒了日本侵略者，又打败了蒋介石。建国以后，我们才蠢起来，搞过许多无效劳动。让这些老人总结经验，增加知识，岂不甚好？我这个人有书呆子气，在那种时候，在那种环境里，也还自以为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还在那里忧国忧民哩。这就使我每日孤独幽闭在单间的牢房内，不住地诸多思索，思索过了又无人可与言，无处可诉说，不胜其苦，不胜其闷了。

我的苦闷竟至于似是得了神经病。我坐了四年牢，要把我转移往别处了。专案组问我四年来有何感受，我直直地便答，最难受的是不准讲话。我说：“再这样关我几年，我的嘴巴的讲话功能也消失了。”我没有讲其他感受，好像是只须讲此一项，已足以包括一切。

我自以为因不准讲话而苦闷，没有甚于我者。谁知亦大大不然。我的老友曾生，原任广州市长，“文革”之初就被捉往北京，坐了八年牢，得毛泽东批：“曾生无罪释放！”才放了出来。他亦是一直都是被隔离，住单间的。出来后，我问他：“有何感受？”他说：“最难受的是不能同人讲话，连偶然同人讲句话的机会也没有。”八年来，一直无人同他讲话，连审问也不审问，也不强迫他去劳动，只是把他关在那里，像关着一头动物。他怕把语言忘记，便自在牢房里用家乡话唱山歌。他初放出来时，语言生疏，说话带结巴。我所苦闷者，和曾生比，还差得远。

噫！不准讲话之为患，有如是者。记之，以广异闻。

1988年10月14日

津 门 怀 旧

黄秋耘

建国以后，我先后在北京工作过近 20 年。京津近在咫尺，当然经常有机会到天津去，有时只呆上一天半天，办完了事就走。有时趁工作之余，顺便探亲访友，住上五六天也说不定。幸亏我在天津有几个相当熟的老朋友，例如孙犁、曾秀苍、吴白珩、彪辉……等等，不怕没有热情接待我的东道主。

第一次去天津，倒单纯是为公事出差的，其时正是 1952 年的隆冬，正值三反五反运动高潮，我作为“打虎队”队长，带领一个工作组在北京西郊新中国畜牧场搞运动。那个畜牧场有几百头纯种奶牛，大部分是从一个即将回国的白俄畜牧场主手里买回来的，人们总是怀疑在买卖奶牛的过程中，现任的畜牧场场长王玉堂可能捞到不少回扣，这个问题必须直接向白俄畜牧场主外调，取得他的证词，才能澄清。

根据中苏两国协议，建国后所有留华的白俄都被承认为苏联侨民，允许自由回国就业。而且作为外国侨民，他们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一定的豁免权，就算他们在买卖中给了中国的畜牧场场长一些回扣，也不算行贿，构不成犯罪行为，所以他们不必有什么顾虑，他们提供的证词也是比较可靠的。那个白俄畜牧场主住在天津旧法租界，他不懂华语，但他的女儿能说英语。大家推举我去找他外调。那时向外国人外调手续很麻烦，但我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总比较方便一些。

那个白俄畜牧场主刚卖了牛，钱多得没有地方花，他的住宅

是布置得相当豪华的。客厅里的壁炉生着熊熊烈火，炉边还铺着一张很大的北极熊皮。墙上挂着许多幅装在金边框子里的名画——世界各国的著名风景胜地，自然界的奇观，绝代佳人。至于那些摆设，更是非常名贵——中国的古董花瓶，各个朝代的剑戟兵器，镀金杜鹃鸟报时的自鸣钟，还有梅花鹿犄角制成的衣帽架。赛似一个旧俄时代公爵的府邸。

当那位白俄小姐知道我的来意后，她也认为这样的调查绝对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对我特别热情款待，从茶炊里给我倒出一杯滚烫的红茶，还加上白糖牛奶。通过她的翻译，我跟那个老牧场主谈得很妥当。据老头子说，在做成了买卖之后，他确实请王场长和他的秘书吃了一顿普通的午餐，但并没有给他任何回扣。他认为，他那些奶牛售价很低廉，买方已经占了不少便宜，实在不应该再给回扣了。我请那位白俄小姐把她父亲的证词用英文记录下来，老头子毫不犹豫就签了字，他的女儿和我，作为记录者和调查者，也分别签了字。我又把他的证词译成中文，不过寥寥两三百字。但是这份材料很有分量，终于给王玉堂场长澄清了贪污嫌疑，平反了他的不白之冤。

这次出差，在天津只住了一天半，公务在身，加上漫天风雪，山寒水瘦，哪里都没有去玩。但能够有机会跟那位白俄畜牧场主打交道，又欣赏到曾经出现在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笔下旧俄时代的名门府邸的豪华场面，倒是十分难得的。从此以后，除了在电影和图画中，我再没有亲自看到过这样阔气而且具有古典色彩的排场了。

一别10年，直到1962年初夏，我才再有机会重到天津。那时我在《文艺报》工作，去天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向孙犁、方纪等著名作家约稿，任务倒是完成了大部分的。但孙犁体弱多病，方纪又公务繁忙（当时他担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都没有陪我去玩。倒是吴白珩、曾秀苍、彪辉等几位老朋友在水上公园请我吃

了一顿海鲜、河鲜。那时正值三年国民经济困难的末期，这一顿“便宴”虽然不算十分丰盛，但对于久已不知肉味的我来说，每一道菜几乎都是美味佳肴了。水上公园面积不大，但湖光潋滟，林木葱茏，确实是三五个知己朋友促膝谈心的好地方。这一次欢聚真是使我终生难忘。特别是如今曾老已长辞人世，纵使时光倒流，盛筵可再，这样的四人欢聚已经不可复得了。

还有一次赴津，是专门去探望孙犁同志的。我跟孙犁同志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对这位长者我总是有一种依依难舍、念念不忘的深厚友情，每一次晤谈都有可喜的收获和有益的启迪。“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也许我们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那一次我住在多伦道孙犁家正对门的《天津日报》招待所里。每天早上起床，我总是去跟孙犁一起吃刚出炉的芝麻酱烧饼和二米粥（大米和小米混合煮的）作早点。孙犁说话不多，但言必有中，几乎每句话都涵义隽永，使人可以再三回味，反复寻思。他为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他的书斋中有一幅“人淡如菊”的题字，正是他的人格的真实写照。我们相聚两天后，告别的时候，他亲自送我到胡同口，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连旁观的盛英同志也差一点感动得掉下泪来。

最近的一次访津，是今年4月下旬应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邀请去参加“散文创作研讨会”，虽然时间很短促，只有4天工夫，总算有机会见到孙犁、方纪、吴白珩……那几位老朋友，畅谈了一段时间。吴白珩请我吃了有特殊风味的肥驴肉和煎锅贴，还逛了一趟娘娘庙。只是我给董延梅、董令生这两位新相知却增添了不少麻烦。记得散会以后，我从天津前往北京，早已买好了硬席火车票，本来我平常坐火车旅行，只要是短程不要在车上过夜的，一般都是坐硬席而不坐软席。董令生同志不知道我有这种习惯，生怕我年老体衰，不堪劳累，千方百计到处奔走，要给我换张软席票，其实大可不必。至于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由于准备得不够